

死人沒有心性

陳復

人很喜歡與人「比意境」，老年人看年輕人，總覺得年輕人衝動莽撞，欠缺做事的圓融；年輕人看老年人，總覺得老年人冷血而毫無熱忱，做事情沒有朝氣與生命感，如果人與人由年齡的觀點來比較誰的意境高，這種高低大概毫無意義，因為這只是年輕人的氣血高亢，容易引發感情，而老年人的氣血衰弱，已經不易激情，這都無關於心性，就只是人的生理現實而已。

如果心性是一種精神狀態，我們常還有種偏見，就是心性高的人不會受世俗的事情牽擾，如果人攪和在事情裡面，他就是心性不夠。這種強烈的偏見，使得人只要對人間事有主張，他就會被視作意境不高的人，彷彿意境高的人不需要吃飯睡覺拉大便，或者，他們雖然都要吃飯睡覺拉大便，然而他們不能對任何具體生活裡的事情有自己的「價值觀」，只要有，就會被視作俗人。

這種沒有價值觀的價值觀，左右，或者說主宰著我們的心性修養，每個還有點意願來學心性的人，尚未學習，就已經拿這個標準去評斷師父，彷彿他已經

知道真意境是怎麼一回事。每個學道禮佛或其他宗派的師父，不論自己真實的感覺是什麼，都得「裝出」一副對俗事毫無「成見」的樣子，深怕自己稍有明確的態度，就會被弟子看出「破綻」，數十年的德業就此毀於一旦。

難道，我們的修行，就是要讓活人變成個死人，就是樹德圓滿？儒家顯然不能接受這種說法，因此，一肩挑起興亡，大膽承擔中興重任，不止對世人想當然爾的批評無感，更對附庸風雅的褒獎無感，其實哪裡是無感？只不過儒者做人間的事情，就得要有價值觀去實踐，這價值觀能被某些人悅納，不能被某些人悅納，都不是儒者該掛懷的狀態，世人的毀譽，本與他的修行無關。

這真是個奇特的思想。心性無關於價值觀念，然而，透過價值實踐，心性獲得展現。而人，如何能在驚濤駭浪裡，在大起大落間，看見舵手這真實心性的高低？這只有相同意境的人纔能領會了。否則，當人云亦云的漣漪正在氾濫裡，人輕率做出對人的任何評價，都只是被牽動出的圈圈，而反映心性的蒙塵，當你自身都有情緒的狀態裡，誰是你的師父，你看不見。

因此，兩個互相矛盾的論點出現了。我們同意修行就是不要有任何成見，包括不要有修行就不能對事情有價值觀的成見，然而，如果儒者認真實踐出他的價值觀，這個價值觀使他對某些人的成見做出批評，這難道不還是成見？任何宗派

的修行人都會說，因此，人完全不要去批評人，纔能避開成見，然而，儒者不能對人間置身事外，儒者無法不批評，這就是承擔。

這就難怪，有人說，儒家的意境不高了，只不過對人間心懷不忍，就要被人當作意境不高，儒者應該會心甘情願。儒者只會做他問心無愧的事情，雖然他基礎的儒家價值觀，不見得能見容於其他宗派。然而，他還是問心無愧。他的修行就由他對自身價值的堅持實踐裡，這種頻率的持穩無關於心性，卻使得他的心性能保持光明磊落，工夫不能見本體，然而，工夫使得本體自淨。

因此，儒家給出最燦爛的自由，這自由，使你不需裝出死人的樣子，而能做個本來如此的活人，做個活人不見得能活出心性，然而像個死人卻絕對無法看見心性，真假心性的高低，在這裡已經變得很清晰。請不要再問我，誰的意境高誰的意境低，意境高不是對事情的麻木，這是心智的老化；意境低不是對事情的承擔，這是心性的揮灑，透過這揮灑，儒家開展出王道。

陳復記於午前的風城，三月七日，陽明子降生五百三十三年